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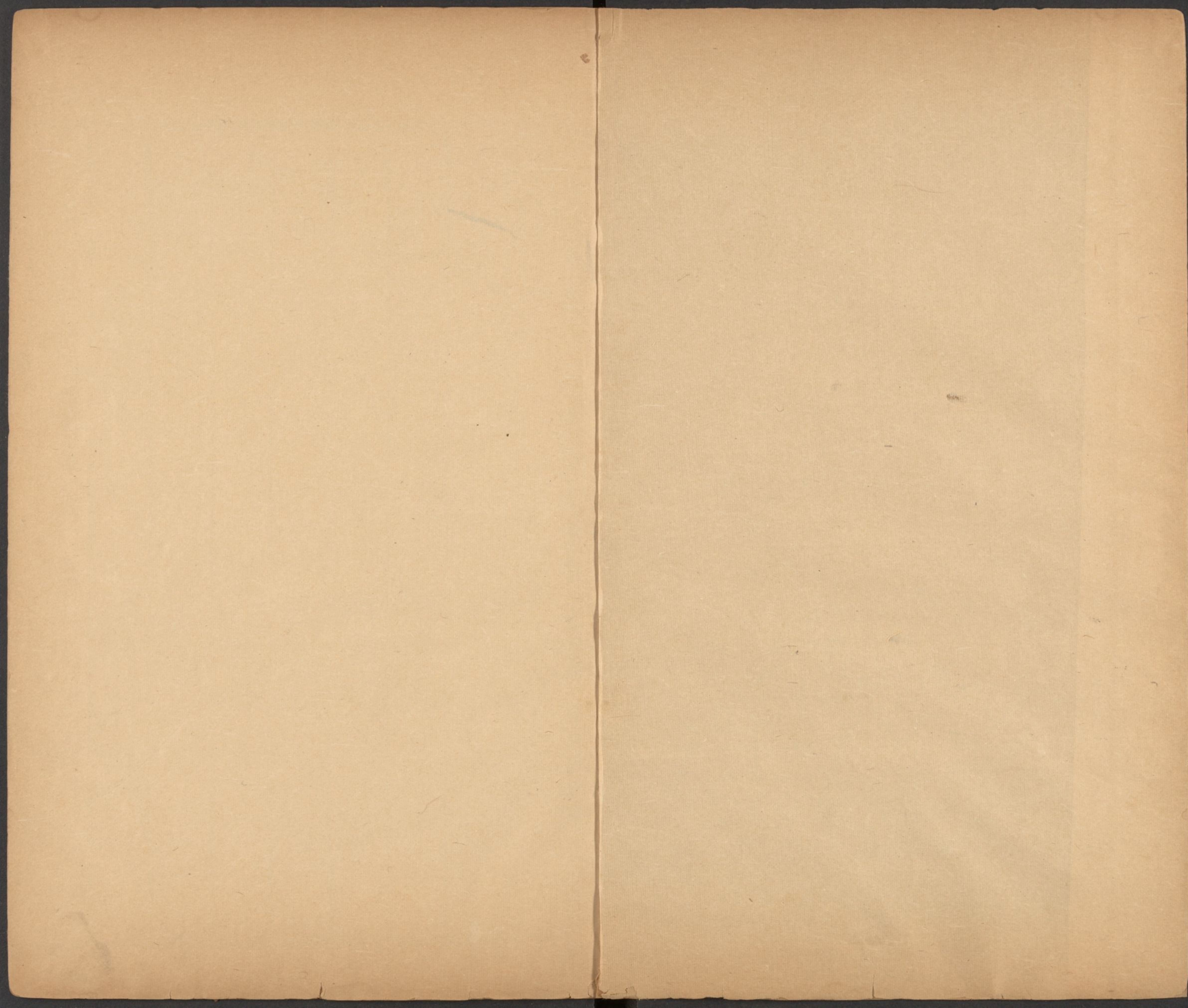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宋 齊 梁
隱 逸 傳 二

廿九之四



隱逸傳第二

通志一百七十八

宋

宗炳

從父弟或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顓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闕康之

辛普明樓惠明

漁父

孫緬



齊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

道徽父祐

道徽兄子總

明僧紹

兄僧胤

僧胤次弟僧曷

臧榮緒

宗測

吳苞

趙僧叢
孔嗣之

蔡蒼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庾易

劉虬

沈顗

梁

何點

兄求
弟胤

阮孝緒

劉歊

王敬胤
歊族弟訂

鄧郁

陶弘景

諸葛璩

劉慧斐

范元琰

庾詵

子曼倩

張孝秀

庾承先

陳

馬樞

後魏

睦夸

馮亮

李謚

鄭脩

隋

李士謙

崔廓

徐則

張文詡

鄭翻

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

為鄉閭所稱刺史舉秀才不就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田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母從之游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暕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將軍道憐命為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

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勅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資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下書召炳與鴈門周續之並為太尉掾皆不起及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以太子庶子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乃輟哭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炳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

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炳受之炳孫測亦有祖風齊史隱逸有傳炳從父弟或之字叔粲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於炳而真澹過之微辟一無所就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

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
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舍
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重之郡州
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
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
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
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

資同捃者或爭穉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
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
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
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
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
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二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
婦娶徵負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
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動焉道虔
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文帝

勅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倓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
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
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所游觀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
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
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
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
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處士戴顓王弘之及王
敬弘等並為人外之游又申之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

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
飲訖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園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
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
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
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
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
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

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時稱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續之以為唯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參軍徵為太學

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貞高士也尋復南還及帝踐阼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慤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辨析精奧稱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鐘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

義及禮論注公羊傳行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之
風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遠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
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前後徵辟不
就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
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
受琴於父父歿所傳之聲不忍復奏遂各造新弄勃製
五部顓製十五部顓又製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
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

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廬縣素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
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今從兄閑居
非有心於語默但以兄方疾苦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
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仍以桐廬僻
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並為築室聚石引
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
遙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
野澤堪行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令
曰前太尉參軍戴顓辟士韋元並秉操幽遁守志不渝

通志卷之八
八
宜加恩獎以宏止退並可散騎常侍通直不起元嘉初
又與宗炳同徵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
顥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顥
憇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顥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
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
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常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
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顥合
何嘗白鵠一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
形制未工達詩
事顥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

於瓦官寺既成而面恨瘦工不能改乃迎顥看之顥曰
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嘆服十
八年卒年六十四無子後景陽山成顥已亡矣上嘆曰
恨不使戴顥觀之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
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
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
得見焉州辟主簿舉秀才徵著作佐郎並不就後其家
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尋陽太

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
法賜補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
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東以嚴科驅山獵草以期禽
獲必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
月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
事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人生之
脩短咸有定分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

勿牽爾汝等年各成長冠娶以畢脩葺衡泌吾復何憂
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
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
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
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
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
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
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制以散騎
侍郎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鐘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

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其年卒於鐘山子肅之頗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辟召並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

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凝之以為信然求皆與之又嘗有認其所著屐凝之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與君此後田中得所尖屐送還不肯復取徵為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各書曰頓首稱僕不修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

斃餉錢十萬疑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
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日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
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
皆從其隱元嘉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
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之曰
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祈時或賦
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曾左衛將軍父璿揚州
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山伐
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日已復
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
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
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為
妻買繒綵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玄理為
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顓友善
顓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
衣並無綿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顓宿衣悉袂布

飲酒醉眠顛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
體謂顛曰綿定奇温即因流涕悲慟顛亦為之傷感除
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為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三百斛
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峻
餉吟二百斛吟亦不受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
守餉百年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固讓時人美之
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揚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
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

善特進顏延之等與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
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
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
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
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筭妙盡其能徵辟一
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
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疾少差牽
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問日輒卧論
文義孝武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

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授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為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明帝泰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以帳施靈牀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言侵蝨僑居會稽士子高其行常葬兄皆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肯受人問其

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蟲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乃就路廻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為有先覺齊武帝勅為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尋陽

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
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隆焉遂褰裳涉水
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
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工道文明守在
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不贊緝熙之美何用晦
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不辨賤貧無
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吞
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楫而去緬字孝緒

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明帝甚知之位至左丞
中郎司馬

齊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湯
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愆年十八父為之婚娶
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
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
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
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採風俗表薦伯玉加徵

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
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
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
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
並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
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
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
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

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
業同郡顧凱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
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
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居不仕於剡中
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
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好
黃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
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

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
 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
 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於歡歡乃往村中為講老子
 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鼃鼃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
 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
 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
 差也而後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讓惡正勝邪此
 病者所以差也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
 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負外郎劉思効表

陳謙言優詔並稱其美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
 年詔徵為大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孺
 亦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
 四本歡曰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
 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歡又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
 相非毀乃著夷夏論以辨其異同宋司徒袁粲託為道
 人通公駁之歡與往復論難其辭甚暢文多不載歡口
 不辯長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
 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游魂

隨物化鷓鴣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
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
謝自冠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
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於墓側
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
始與人廬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
魏人追之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
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楮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
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勿壞我壁

鹿應聲而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
去逆知其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
道鞠州從事善彈琴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
專脩黃老會稽孔顛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款交郡命
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於始寧東山
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暉為會稽高帝遣儒士劉瓛
入東為暉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
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衲躬自屣履為瓛生

徒下食孔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
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宗太子右率沈約司徒
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為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
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為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
持釣豈為白屋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
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
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
競取入手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
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教康曾孫也行

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
豫章王疑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
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
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鐘山有人姓
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
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
子拙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拙有至性列在孝友傳
明僧紹字休烈一字承烈平原鬲人其先吳太伯之裔

百里奚子孟明其後世以名為姓祖玩州中從事父畧
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
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克
淮北乃南渡江宋明帝以通直郎召不就高帝為太傅
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
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州
住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詔書就
徵不就秦始皇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
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

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
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
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崩川竭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
代之季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建元元年冬
徵為正員外郎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
意可重吾前旨尚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即可至彼具
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
古猶發譏在今安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
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

寺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夙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
為相對僧紹曰山數之人政當鑿坯以遁若辭不獲命
當依戴公故事耳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帝
甚以為恨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與相
見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
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動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
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行
士也聞之嘆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
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胤能玄

言仕宋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為立榻比之徐孺子
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為高帝平南主簿轉驃中
兵參軍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長史上許為益州
刺史未遷卒僧胤次弟僧暘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
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彼若問廣陵之事何以
答之對曰當以周之管蔡漢之淮南語之帝大悅及至
魏魏問曰卿頻此句當疑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
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耻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
惡故每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

並傳家業山賓最知名梁史有傳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洒埽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凡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高帝為揚州刺史徵榮緒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淵啓高帝稱述其美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悉之以其有史翰得入天祿甚嘉榮緒敦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

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誡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京口世號為二隱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之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常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真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驃騎豫章王疑辟為參軍不起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

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
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
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
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為太子舍人不就
欲游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
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測遂付以家
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
受唯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
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

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
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
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
之竟不交一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
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
僑扎輕以自方耳尚書令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縵笥
蓆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客唯與
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
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

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
自圖阮籍遇孫登於行郭上坐卧對之又畫水業寺佛
影臺皆為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
卷又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云尚之字敬之亦
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
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塵尾蔬食
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淵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
老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士不

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為立館於鍾山下教
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已後聚徒講
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蒼曾皆有景行
慕苞為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
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
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日謂弟子曰吾今夕當
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
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
折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敷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

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
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高帝俱為中書舍人並非
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鐘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
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
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
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讀書不輟
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
往從學積十年尋究經史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

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
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擢出尚書
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
道術歲嘗早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
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此曾參宅南九里
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立菴隱處也山多龍
鬚樗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伯珍遂移居之階戶
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
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又有白雀一雙栖其戶牖

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
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
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几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
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頗爲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
摺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
虔之宋安樂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
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
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已忘日

輒涕泣彌日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爲織簾
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
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
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
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
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重謂子偃曰山
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清濁邪
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嘆曰

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兒子
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
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
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
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
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
依止其側時人為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城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
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

游吳興因古基為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
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

冲素留心山谷
以蛾眉冠越客

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淮
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受
此黥劓永乃止永明中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並表
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成真粹
禀於天然博綜生平篤習家世貧窶藜藿不給懷書而
耕白首無倦挾卷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
攝庭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

通志卷之四十一 禮儀 第三十一
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
必能孚朝規於邊鄙布和澤於荒陲於是詔又徵為太
學博士不就麟士乃與約等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
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患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
營求以篤學為務恒馮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
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
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手以反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
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
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並字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

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三女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
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六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
甫謚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絕剔
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為斂服反
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含珠以本
衾衫先着禪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
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
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
服後即葬作家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

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
輜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
取清水一盂子彘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致巴郡太守父道
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表
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得終身
毛褐馳騁日月之車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
矣固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
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牙聿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

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
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於陵肩
吾皆知名各有傳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之
七世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
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
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荆
州牧辟虬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
之虬等各脩牋答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

通志卷之六十四 通傳第二 平叔
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度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輪
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荅
曰虬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
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
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
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
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
五十八虬子之遴知名梁史有傳

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仕齊位都官郎顛
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
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
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之顛送迎不
越閫勃嘆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顛內行甚脩事母
兄孝友兄昂一名顛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
不能相離相隨之任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
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
崩顛聞之嘆曰此讖言也旣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
林海陵相次黜辱顛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

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菜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為武康令以顛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梁

何點字子哲廬江灑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忽害點母王氏坐法死點兄弟以此無官情點兄求字子有宋元嘉初為文帝挽郎歷位

太子洗馬丹楊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始初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點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毀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官祖尚之彊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

姻多貴仕黠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
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踦踞公卿敬下
之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黠
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上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重其
通稱為游俠處士兄求卒黠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
帶減半宋太始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
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
珪為莫逆友黠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
珪為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黠植花卉於冢側每飲

必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
得初褚淵王儉為宰相黠謂人曰我齊書作已竟贊云
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
候黠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疑造黠黠從後門遁去司
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
息心後黠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黠角巾登席子良欣
說無已遺黠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黠少時常患渴
利積年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
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

爲淳德所感性通悅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拒隨後散
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
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
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之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
童幼稱濟陽江淹於寒素其後貴達悉如其言點哀樂
過人嘗行逢葬者嘆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
慟不能禁老乃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
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吳國張融少時
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

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
何處士薄暮溝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慧景圍城人
間無新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佛義先慕交
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裘爲袴往赴其軍終
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慧景平後東昏大
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如法珍曰點
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
止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諭舊賜以鹿皮巾等仍
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

下詔以為侍中點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即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無子詔給第一品材一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惟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

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士該通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累遷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曰小山常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

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
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遂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
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
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
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武帝霸府建引胤為軍謀祭
酒并與書胤不至及帝踐阼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遣
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并徵謝胡杲之先至胤
所胤恐胡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
林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

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
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
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
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
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
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
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
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
耳及杲之從謝胡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胡已應召答

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斛米不盡何容復有官
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
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
弓兩卷皆言物始自鄉而始何必有例胤胡俱前代高
士而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遂以胤意奏聞有勅給白
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
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
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閣談論終日胤以若邪山地
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

林成接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
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
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
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下焉
尋而山發洪水木石皆倒拔唯胤所居之室巋然獨存
元簡乃命鐘嶸作瑞室頌刻於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
入山與胤別胤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
事交游路絕非自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
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

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
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山西
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
常禁殺忽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
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
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波若
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
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太莊嚴論世中未有
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

